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报告 2010-2011

文理渗透与方法创新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RESEARCH REPORTS ON CHINA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DEVELOPMENT 2010-2011
MUTUAL INFILTRATION OF ARTS & SCIENCE AND METHODOLOGICAL INNOVATION

主编　纪宝成　刘大椿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报告
2010-2011
文理渗透与方法创新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报告
2010—2011

文理渗透与方法创新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RESEARCH REPORTS ON CHINA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DEVELOPMENT 2010—2011

主编　纪宝成　刘大椿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报告. 2010—2011，文理渗透与方法创新/纪宝成，刘大椿主编.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5
ISBN 978-7-300-13659-2

Ⅰ.①中… Ⅱ.①纪…②刘… Ⅲ.①人文科学-研究报告-中国-2010—2011②社会科学-研究报告-中国-2010—2011 Ⅳ.①C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89451 号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报告 2010—2011
文理渗透与方法创新
主编 纪宝成 刘大椿
Zhongguo Renwen Shehui Kexue Fazhan Yanjiu Baogao 2010—2011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总编室）	010－62511398（质管部）	
	010－82501766（邮购部）	010－62514148（门市部）	
	010－62515195（发行公司）	010－62515275（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155 mm×235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印　　张	24.25 插页 3	**印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89 000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目　录

第一篇　文理渗透与方法创新

第一章　文科与理科的分化、整合与学科渗透…… 3
第二章　学科交叉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创新 …… 24

第二篇　学科的分化、整合与研究方法的创新

第三章　国学 …… 51
第四章　哲学 …… 70
第五章　理论经济学 …… 87
第六章　应用经济学…… 103
第七章　法学…… 115
第八章　政治学…… 133
第九章　社会学…… 152
第十章　马克思主义理论…… 171
第十一章　教育学…… 185

第十二章　心理学…… 201
第十三章　中国语言文学…… 219
第十四章　外国语言文学…… 233
第十五章　新闻传播学…… 249
第十六章　艺术学…… 266
第十七章　历史学…… 278
第十八章　管理科学与工程…… 296
第十九章　工商管理…… 312
第二十章　农林经济管理…… 331
第二十一章　公共管理…… 344
第二十二章　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 363

后记…… 379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一篇　文理渗透与方法创新



第一章　文科与理科的分化、整合与学科渗透*

一、各门学科从作为“知识总汇”的哲学中分化出来

1. 古典自由教育：人文的综合性

在人类思想发展的早期，知识的积累有限，因而没有门类之分、学科之别。不论是关于自然还是人类社会的认识，都孕育在作为“知识总汇”的哲学中。按照现代学术的观念，此时的知识呈现为一个庞杂的混合体。

与之相应，当时的教育也完全是一种闲逸的事业，它追求个体广泛而和谐的发展。为此，古希腊人开发了一套课程，即文科“七艺”，包括文法、修辞、辩证法（又称“三艺”）和算术、几何、音乐、天文（又称“四科”）。在古希腊人所认定的上述人文教育的必修科目中，后四科均属广义的数学学科；而前三艺中的辩证法则越来越多地指向逻辑。所以“七艺”中的五艺都属科学学科。

---

* 本文主笔：刘大椿，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馆长、教授；潘睿，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馆员、哲学博士。

在希腊培养自由公民的教育目标下，不论在智者派那里，还是在阿卡德米和吕克昂的学园，这些科目都被一揽子地传授和研究着。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提出了均衡发展的教育理论，其实也就是古典自由教育的思想。在柏拉图的教育计划里，课程内容囊括了当时所有的学科。亚里士多德就更不必说，不仅他本人就是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在吕克昂学院进行的也是百科全书式的教育。

希腊被罗马帝国征服后，尽管罗马的上流社会只关心军事和政治，其文化与教育也表现出了较强的专业性和实践性，甚至各种文学学科中都还有一种功利主义精神；但是，古希腊完人教育的理想仍然被西塞罗、昆体良等人所遵依，自由的人文精神继续被倡导和光大。

总之，在文艺复兴之前，文科“七艺”涵盖了所有知识的划分，并且是学习神学——全部知识高峰的必要先修。在中国，知识的情况也大致相似。古代教育的主要内容为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文科和理科不分，技术性科目也并不排斥。与此相关，这一时期的很多学者，往往也就有可能兼通多方面的知识，西方像亚里士多德、达·芬奇，中国如张衡、沈括等人，都能在精通本业的同时，旁及其他。

古希腊的“潘迪亚”（Paideia）传统，也就是自由民教育思想、完人教育思想，或所谓“古典文科教育”，把有关自然、社会方面的知识涵括于一身，共同服务于一种人文教育的理想。“七艺”教育中的各科，都紧紧围绕培养具有理性的完整个性的人的目的，相互协调地展开。正是这样一种共同关注，表明了科学与人文教育的结合是早就存在着的。不过，这里的科学教育并不像近代科学那样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技艺性，而是更具人文性的，研究算术、几何、音乐、天文，根本上是为了理智的训练和理性的培养。

应当承认，科学与人文以懵懂而质朴的观点合而为一，这只是一种初级的肯定阶段，如果不走向分化，对科学与人文学科各自的深化都不利。比如中国古代文化一直保持着“天人合一”的传统，科学与人文几乎不曾分开，在现代社会中便显示出了一种模糊性，暴露出不能精确说明对象的局限。而在西方，二者沿着分化的方向发展，在满足深化研究的需要上，的确取得了许多深刻、透彻和条理井然的成果。

就像后来所发生的，伴随着人类学问的精进，原来包含在“七艺”中的学科逐渐地发展和分化，但是，人文学科作为一种学科体系和文化精神仍保存着自己的独立性。即使后来其自身也出现了专业化的分工，却并没有妨碍

到人文学科研究中的总体性思考，相对于后来逐渐发展起来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始终保持着它综合性的特点。

2. 自然科学的形成：人类知识体系分化的重要一步

怀特曾说，“在决定人类行为方面影响最为微弱，与人的关系最为疏远的那些领域内，科学总是最早出现和最先成熟起来，反之，我们发现在那些最为直接和最强有力地制约着人类行为的经验部门中，科学产生得最晚，成熟得也最慢”①。正像科学史表明的那样，我们的确是先有了自然科学，接着有了社会科学，最后，人文学科是否被承认为科学的问题才提到议程上来。

科学最初来源于自然哲学与各种实用知识的分离。在古希腊，科学被看成是解释自然事物和人类发展的能力，科学的解释是以不证自明的普遍和永恒的原则为基础的，人类又能够在“沉思”中捕捉这些普遍和永恒的原则。因此，科学超脱于生活世界之外，对日常生活也没有多大用处。②

古希腊罗马时代以后的中世纪，人文学科虽然常常沦为宗教的注脚，但还是得以延续并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因为人文教育往往能使人达到理智上的理解并获得最必需的技能。相较之下，中世纪的科学却主要流于障蔽，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立足于超知活动的宗教精神里，根本就不存在科学的位置。尽管如此，在这一时期以科学理性的方式为教义辩护的经院哲学中，还是悄悄地留下了严格确定的思想习惯。③

文艺复兴打开了被神学禁闭的自然科学的大门。复兴了的希腊哲学的人文主义对崭新的世界知识提出了迫切的要求，使自然科学获得了发展的内在推动力。这种要求最后当然在自然科学建立和扩张的过程中获得了实现，然而，知识的分化之路同时也就难以避免地展开了。

现代科学观同样肇始于自然科学与哲学的分离。与古希腊对科学的理解不同，近代开始把科学看成是解释自然过程的一般原则或因果规律，并且可以通过标准化的实验手段来加以验证。16、17 世纪以来，随着自然的数学

---

① ［美］L. A. 怀特：《文化的科学——人类与文明的研究》，68～69 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

② 参见蒋逸民：《跨学科研究的最新发展：超学科研究及其意义》，见全国高校社会科学科研管理研究会组编：《跨学科研究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63 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③ 参见吴国盛：《科学与人文》，载《中国社会科学》，2001（4）。

化、研究的方法论化、科学建制的分科分层化，自然科学已经齐备了它所应具有的严格性质、严整内容、严密体系和严谨方法等重要特征，并构成了日后科学发展的基本精神气质。而随着城市的发展、机器大生产和商业贸易的需要，新知识在生活世界中也越来越迫切地被需求，有关科学的作用问题的讨论益见升温。

自然科学的勃然兴起，标志着人类的知识体系发生了分化。这株幼苗迅速地长成了枝繁叶茂、遮天蔽日的参天大树，进而将科学化的目标由自然领域扩展到社会和人文领域。在科学的天空中，人文社会科学渐次退守一隅，传统以人文为主导的整个文化与教育格局，至此发生了极大变化。对此，有人说，“近代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并不是两个旗鼓相当的阵营之间的分裂，而是作为传统知识主体的人文学科日渐缩小成一个小的学问分支”①。

3. 社会研究的科学化努力：全面分化

在西方知识发源地古希腊，人们往往把对自然的静观或思辨的理智看作是最高形态的真理；就社会方面来说，或许由于其相对稳定的状况，相关的知识策略则主要侧重于道德教化，而不是社会的形式化规则和公共的决策管理。所以，一直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彼特拉克那一代人，知识的格局仍然以思辨的自然知识和道德化的人文学术的二分为主。

当然，从古希腊到中世纪，还是有很多思想家对社会和政治的理想相当感兴趣。事实上，现代社会科学中的许多学科名称都是由古希腊人确定的，现代形态的社会科学也以萌芽的形式在古典人文教育中初见端倪，对于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法律等领域中种种问题的认识被悄无声息地积累起来。然而，就当时的总体知识状况来说，社会研究算不上发达，作为独立的学科也远未成型，尤其缺少对现实社会和政治、政府以及人们一般社会行为的经验分析。当然，分析性的和经验性的社会研究方法，在古代、中世纪乃至文艺复兴时期都还不是主流。

社会科学真正作为一门学科独立出来，是随着自然科学的形成，从 16、17 世纪开始的。自然科学的发展推动了技术的革新和人类实践的进步，也推动了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这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对象性前提和强劲的动力。随着人口的增长，城市的扩张，市场经济的普及以及文化、政

① 吴国盛：《科学与人文》，载《中国社会科学》，2001（4）。

治和宗教的异质性发展，新型的社会关系具有了越来越复杂的特点，这就使得传统社会那种靠少数几个人拍脑袋进行决策的方式不再适用。正如华勒斯坦所说："若要对社会变革进行合理的组织，那就必须首先去研究它，了解支配它的种种规则。这就不仅为我们后来称为社会科学的那一类学科提供了发展空间，而且还对它们产生了深刻的社会需求。"①

与此同时，自然科学的加速发展也造成了知识结构的不平衡状态，并为整个知识体系的发展设置了科学化的目标，这便促使自然科学以外的研究也试图以某种方式获得经验确证，从而发展出了系统的世俗知识。

首先从传统人文学科中脱离出来自立门户的是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大致经历了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古典政治经济学——现代实证经济学三个阶段。接着就是法学和政治学。把古希腊开始到中世纪的古代自然法理论改造为近代自然法理论，是现代法学产生的标志。政治学则从马基雅维利开始摆脱了伦理学的束缚，其后产生了"社会契约论"。其中，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格劳修斯、霍布斯、洛克和卢梭等人为这些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的形成作出了巨大贡献。

19 世纪上半叶，自然科学对社会研究的影响更加深入。以圣西门和孔德为先导的一批思想家试图把自然科学方法应用于社会研究，他们致力于发现社会的规律，并相信通过掌握和运用这种规律，可以使人类社会生活趋于完善。不得不承认，社会科学的发展在孔德那里也许过分机械地模仿了物理学，但很快，后来的研究就克服了这种机械模仿，而把社会科学真正地奠基在了对社会做科学研究的基础上。"社会科学的真正发展，是确定了自己的研究对象，明确社会是有规律的，是可以科学地认识的，这种认识可以借助于从自然科学研究中总结出来的科学方法，但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更要创造适合于研究社会的、社会科学自己的理论和方法。"②

不管怎样，社会研究在自然科学的影响下日益成为科学。像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等等，虽然它们中有些成果是否有足够的科学性还常常存在争论，但这些部门自身无不被视作一门独立的科学。相信在我们这个世纪，列宁所说的"从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强大潮流"，更将超越以往

① ［美］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10 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② 龚育之：《科学与人文：从分隔走向交融》，见《科学与人文》编委会编：《科学与人文》，第一辑，33 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的任何时代奔腾向前。

继自然科学步入人类知识体系的中心之后，这些新兴的社会科学又进一步挤占了传统人文学科的地盘，它们甚至还回过头来，向古老的人文学科进行渗透，试图以新方法、新工具改造人文学科，使其“科学化”。于是，在承认社会科学这个概念的人们中，有人赞成称“人文社会科学”，但也有人极力反对，只愿意称“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即不主张把人文学科称为“人文科学”。他们把“人文科学”当作是人文学科按照近代自然科学的知识模式塑造自身的产物，更有过分悲观的观点认为，“人文社会科学”这样的称谓足以表明人文学科到了只有栖身在社会科学这个牌子下才有生存机会的地步。

其实，在称谓问题上是不必强求一致的。比如有的人文学科可以说是科学，有的却不能。文艺，当然不属于科学，但对文艺的研究，即文艺学却可能成为一门科学。还有一点需要明确，那就是人文科学这个概念无论用与不用，人文学科的科学性都不能用衡量自然科学的标准和方法来判定，而应从其本身所体现出来的科学本质上的创新性、真理性、价值性来进行判定。正像有人所认同的那样，科学其实只是一种处理人类经验的方式与过程。[①]如果可以这样理解科学，那么，就没有什么理由反对把这样的方式和过程引入到人文世界中来。

二、文科与理科的分家

1. 文理学科缘何分家？

人类知识沿着分化的方向发展，其所导致的最明显的分野，就是文理分家，两类学科在认识的领域、方法、观念及至精神上都呈现出迥然相异的“大思路”，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一般而言，为对世界作分门别类的细致考察，人们往往把认识对象和方法性质类似的研究划分为一门科学，随着研究的深入，在各门科学中又分化出若干学科。文理的划分就是如此。“当人和世界形成为我们宇宙中分化的

① 参见［美］L. A. 怀特：《文化的科学——人类与文明的研究》，3 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

两极之后，发自人的认识无非有两个指向，一是指向自身之外的那个客观世界，一是指向自身之中的那个主体自我”①，前一种指向形成了充分展示物之原貌的自然科学，其中分化出的各门学科被看成理科。后一种指向构成了充分展示人之特性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后来又从中分化出来，但二者从学科的角度更多地还葆有一种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家族类似”，因此，人文和社会科学中分化出来的各门学科均被看成文科。

很明显，文理两类学科在研究对象上的差异，使人们很容易把它们相对独立地分开研究，而比较少地考虑它们之间的联系。除此而外，研究方法、研究特点上的区别也是导致文理分家的一个重要原因。自然科学被看作是求知的学问，以认知为主导，具有外在向度，用“事实”说话；而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人文学科是体会的、所谓“觉”的活动，以领悟为主导，具有内在向度，是对人与社会的反观自省，依“价值”而立论。从表达手段上看，科学主要是采取精确的语言、严谨的推导以至形式化、数学化的描述方式，人文社会科学则常以定性的语言，解释性的语句或体悟式的抒发来表达关于内心、关于社会世界的认识。②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理分化还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换言之，离开了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也就无法理解文理学科何以分化。科学与人文，一个是以物性探究为目标，一个是以社会人事为中心，在人类最初的笼统知识形态中，这一区分其实是不明显的。这不仅是由于当时人类的认识能力仍局限于比较直观的层次，同时也反映出社会分工本身其时也处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或者说，知识格局的低级综合恰恰是与社会结构的同质性相对应的。只是到了后来，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越来越强烈的需要，人类认识自然或社会中最直接而必需的知识门类才缓慢而有层次地被发掘出来。

如果说文理分化源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知识体系的分科化、专业化尚不足以说明文理之间何以从分立走向疏离甚至分裂，那么，不妨对问题作更深一步的讨论。正如人们所知，近代科学肇始于一场对自然彻底理性化的运动。作为对希腊理性的一种扩张，这种理性诉求效率和力量，相信科学技术具有无限发展的可能性。而知识的分科化、专业化正是来自这样一种工具理性及其诉求效率和力量的科学的本质。这种科学要求一种分工型的科学体制

① 参见肖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105 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② 参见肖峰：《论科学与人文的当代融通》，337 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与教育体制，只有理解型的科学才要求一种综合的领悟力。所以，今天对文理分家的反省，最终应导向对力量型科学本身的反省。①

此外，重视培养专业人才的教育体制，也人为地造成了文理学科之间的疏远。近代教育肇始，就形成了人文教育与普及教育、专业教育、职业教育的分离，后三者正是科学教育的不同实现形式。由于近代国力取决于工业竞争和科学技术的高下，要提升掌握科学技术的国民数量和质量，就必须实施普及教育和专业教育，又因为机器大生产需要大批的熟练工人，职业技术教育也就成为必需。

当然，导致文理分家的还有其他一些特殊的历史症结，比如意识形态的扭曲、思维方式的失衡等等。中国文理学科的分离，就不仅是因为在传统教育体制方面有失偏颇，还有其久远的意识形态原因。中国本是一个“重义理轻艺事”的国度，但在封建纲常、伦理道德的意识形态之下，非但进入理性层次的科学和超出经验层次的技术常常困难重重，就是人文学术，也在一定程度上被扭曲成了精神统治的工具。而在西学东渐，特别是遭遇了洋枪大炮的教训以后，鄙薄文科、重理轻文的风气又使对文理关系的处理走上了另一极端。

2. 文理学科分家之意义

人类的知识文化现象异常纷繁，其外延的划分也可以遵循多种标准与方式，文科与理科的区分，是其中一种比较基本的划分。在人类学术发展的早期，这种文理之分不能不被认为具有积极的意义。

作为指向自然之域的过程，科学活动的展开以天人相分为前提，也就是说，只有当自然成为对象性的存在时，科学的认知才是可能的。在这一意义上，以“专注自然”和“专注人事”作为文理之分的萌芽形式，这样两种视界的分野，首先标志着人类将自身和对象世界真正地区别开来，两者不再是含混一体的东西，有各自的独立特性，相对于原始主客不分的认知水平这无疑是一个极大进步。

文理分家作为一种学科分化的形式，当然还是学术分工的必要。如同生产意义上的劳动一样，在个体认识劳动的能力和效率不能满足社会对于知识生产要求的情况下，学科的形成和分化便成为学术劳动的组织方式。作为各自有着独立问题域的文理学科，它们的分化正是以一种互补而不是重复的关

① 参见吴国盛：《科学与人文》，载《中国社会科学》，2001（4）。

系，保证了学术劳动的经济性和高效性，避免了知识生产的低层次重复。文理分科而治的方式，同时也方便了学者结合自身的兴趣条件，去选择他最擅长的方面作出成绩，从而有效地疏导了学术能量的重叠。

作为人类知识分化过程中最为基本、也最为明显的分野，文理之分也总能使我们获得一个统领性的、比较的角度，可以更加清晰地分析科学与人文各自的特点与功用，进而学会从不同的角度去揭示这个世界。也只有在科学与人文两大知识领域划分的基础上，文理学科才能各自凝练出若干个相对稳定的学科方向，从而使很多问题在专门的研究中得以深入。

当然，在必须强调文理会通的今天，上述看法多少显得有点不合时宜。但无论如何，只要科学与人文还不能完全互相取代，只要它们各自都有相对独立的存在价值，那么它们之间的区分就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在不将问题绝对化的基础上，确认文理分家的意义，既不失为一种避免局限一域的客观立场，也是尊重、沟通二者的逻辑前提。

3. 文理学科分家之流弊

早前文科和理科曾以统一的形态存在，但却是一种未经分化的原始形态的统一，所以近代以后文理开始由合而分，对于知识的明晰、专深、条理、规范和系统化，是有其历史意义的。令人遗憾的是，不知什么时候起，文理各自封闭和互不认同的情形愈演愈烈，两者分家更多地引向了两类知识、两个领域乃至两种文化的疏离与对峙，从此，意义减弱，流弊丛生。

专业化的学术在坚实精进的同时，也有对世界的整体性存在和知识的整体性交融实行阉割的可能。尽管文理学科在学科性质、研究方法和观念精神上各有不同，但简单地依据某些方面的区别来划分文理学科的边界，分割人类知识，总还是有缺陷的。其中隐藏着的某种人为的、机械的割裂，对于原生形态的人类知识的整体性可说是伤筋动骨的。

在人类文化的发展中，这样的分野往往会造成知识在某方面的偏重。痛心于德谟克里特的原子说被柏拉图主义压抑和埋没，丹皮尔批评说，“柏拉图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但是在实验科学史上，我们不能不把他算作一个祸害”①。中国数千年来人文为主的传统使得近代科学长期落后，也同样证明了这一点。

尽遵某一学科，还势必造成学科外的知识偏废、方法偏向和思维偏颇。

① ［英］W. C. 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62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这样，越往后，能够将科学创造和人文建树集于一身的知识主体就越少。当一个人长久局限于一个狭窄、细小的知识领域时，他很难不用自己知识领域的内部标准去判断事物；更为严重的，如果他只体认到自己所在知识领域的重要性而又缺乏包容心，就难免与其他知识领域中的人们产生互不理解的隔阂。正像我们所看到的，这种隔阂可以说最大量、最容易产生于科技知识分子与人文知识分子之间。①

不仅知识的创造者，作为知识的接受者也是一样。这在学校的分科教育中就很典型地表现了出来。王星拱在其《科学方法论》中说，“因为文、理不能沟通，那文学哲学方面的学生，流于空谈玄想，没有实验的精神，就成些变形的举子了。那科学工程方面的学生，只知道片段的事实，没有综合的权能，就成些被动的机械了。这两种人才，都不能适应将来世界之环境”②。及至今天，有些学人文的学生，科学知识的贫乏几乎达到了让人瞠目结舌的地步，其逻辑思维和探究能力也就可想而知。与此相应的是，有些理工科学生对人文领域知之甚少，缺乏基本的人文素养，日后对于社会进步和发展难免缺乏宽阔的视野和深谋远虑的计划。

分别偏重于文理的学生，在性格、气质、情感方面也都会形成一定的差异，最终导致内在精神世界的单一化与片面化。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数学家查尔斯·巴比奇。他在读到阿尔弗莱德·洛德·坦尼森的《原罪的审视》后写道：“亲爱的先生：在你的光辉诗篇中有这样一行：‘每一时刻都有一个人死去/每一时刻都有一个人降生。’很明显，如果这是真的，世界的人口就会停止不变，而事实上出生率是略高于死亡率的。因此我建议在您诗词的下一版中，您会把它改为：‘每一时刻死去一个人/每一时刻又有 1⅙个人出生。’严格地说，这仍不精确。实际的数字是一个很长的小数，我不能在一行里把它写出来，但我相信 1⅙对于诗词来说是足够精确的了。”③

这种过度严密的计算和无可置疑的确定性，使得一个人无法理解像诗词、隐喻、直觉等人文世界的东西。正是唯恐“单向度”教育的这种后果，当年梁启超在儿子国外留学时，就专门写信告诫：“思成所学太专门了，我

① 参见肖峰：《论科学与人文的当代融通》，62 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② 转引自孙小礼：《文理交融——奔向 21 世纪的科学潮流》，1 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③ ［美］保罗·库尔兹：《21 世纪的人道主义》，392～393 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

愿意你趁毕业后一两年分出点光阴多学些常识，尤其是文学或人文科学中之某部门稍多用点功夫，我怕你因所学太专门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单调，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厌倦，厌倦即为苦恼，乃至堕落之根源。”①

真正的教育，应该培养学生既掌握自己学科的内部标准，又能够用其他学科的原理和方法即“外部标准”来评判自己的学科，并看出自己学科的优点和局限。而在分科化的学校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学生，过早地对自然和人文社会知识进行了筛漏式过滤，也会过早地进行非此即彼的对立化选择，从而将复杂的文化生命体验销匿于强大的二分话语之中。今天，我国从中学教育便开始的文理分科为此提供了最好的例证。当然，这在西方各国的教育史上或多或少也存在过，只是没有像当代中国这样突出。因此，极力革除文理分驰的弊病，刻不容缓。

三、文科与理科的整合

1. 文理学科初成整合之势

有了对各个学科的系统钻研，再重新回溯文理相通的起源，不难于分流中寻找到二者的遇合。自然与人事的相互渗透，问题的日趋复杂纠缠，使得文理学科不断趋近和交融；两种文化不容割裂的呼声，人类知识总体性发展的要求，又直指文理学科的相关与互补。这些方面，都将文理互涉提上了学术界的议程。

自然、社会与人自身本来就是现实世界的完整组成，特别是眼下，人和自然的相互关系已渗透于许多过去认为只是自然的或社会的问题之中。在科学一边，由于人类活动和社会发展对自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科学研究的对象越来越成为人化的自然、社会化的自然，甚至连科学本身也越来越成为一种社会化的事业。而在关联着对人文世界的解释、规定和评价的人文社会科学一边，由于人们的社会生活已经深深植根在了现代科学所形成的物质技术基础之上，人文社会解释如不相应以科学视野为背景，人文社会工作者如不涉足对科学的审度，就不能够真正地理解和把握人与社会的存在和发展规律。

① 转引自丁胜如：《梁启超怎样当父亲》，载《书屋》，2006（8）。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